

从总统长期缺位现象透视黎巴嫩政治生态*

肖 凌

内容提要 自2014年5月黎巴嫩总统米歇尔·苏莱曼卸任至2016年10月31日米歇尔·奥恩当选，黎巴嫩总统缺位已超过两年之久。黎巴嫩总统长期缺位是特殊政治制度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复杂问题，涉及黎巴嫩国内外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其中，既有选举政治的直接影响，也有宗派政治、政党政治的制约，还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教派分权制是黎巴嫩政治历史实践的重大积极成果，黎巴嫩总统的长期缺位不能简单归咎于其教派分权体制或文化传统的消极影响，而是多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与当前地区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

关键词 选举政治 黎巴嫩 总统选举 宗派主义 政党政治 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肖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院长、教育部区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阿拉伯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 100024）。

2014年5月，黎巴嫩总统米歇尔·苏莱曼卸任，此后黎巴嫩总统职位持续空缺。截至2016年9月28日，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黎巴嫩总统选举因参加议会投票的议员出席人数未达到法定人数而被推迟。^①直到2016年10月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5青年项目“阿拉伯文化传统与西化矛盾问题研究”（15CWW012）、北京市属高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阿拉伯文化的未来走向”（CIT&TCD201404018）的研究成果。

① 《下一轮总统选举会将于8月8日召开》，载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网站：<http://nna-leb.gov.lb/ar/show-news/234286/27>，2016-07-15；《下一轮总统选举会议将于9月7日召开》，载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网站：<http://www.lebanonfiles.com/news/1071073>，2016-08-12；《下一轮总统选举会议将于9月28日召开》，载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网站：<http://www.lebanonfiles.com/news/1083115>，2016-09-07；《黎巴嫩议会第45次总统选举会议失败》，载《阿拉伯圣城报》网站：<http://www.alquds.co.uk/?p=604909>，2016-09-28。

31日,黎巴嫩自由国民阵线领导人米歇尔·奥恩将军在议会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了议会127名议员中的84票^①支持,因此当选新一届总统。至此,黎巴嫩议会已经历了45次推迟举行总统选举投票,黎巴嫩总统缺位时间已逾两年。

国家元首空缺时间之长,不仅在黎巴嫩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各国的近现代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在总统缺位这一段时间内,黎巴嫩并未爆发剧烈的政治动荡。黎巴嫩所处的中东地区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震荡时期,黎巴嫩国内政治局势不可避免地与地区整体局势有紧密联系。通过总统选举问题透视黎巴嫩政治生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黎巴嫩政治体制及其文化属性的特征,揭示黎巴嫩国内问题与地区其他热点问题的有机联系,研判当前中东地区诸多国家政治体制、格局未来发展与演变的某些趋势。这也是本文从选举政治、宗派政治、政党政治、地缘政治等多个角度分析造成黎巴嫩总统选举长期处于僵局的多种因素的初衷。

选举政治：国内政治斗争的缩影

黎巴嫩国内政治关系和政局变化十分复杂,自1941年取得独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出于各种原因多次出现总统职位空缺的情况。黎巴嫩上一次总统选举时,总统职位也曾长期空缺,总统选举曾被推迟了19次,整个国家有184天处于无总统状态。2007年11月23日,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卸任,由于黎巴嫩各派在新总统人选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黎巴嫩议会在拉胡德离任前未能选举出继任总统,致使总统职位空缺。“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2007年11月底,黎巴嫩多数派与反对派表示愿意接受苏莱曼作为协调一致的总统候选人”^②。根据当时的黎巴嫩宪法,任何总统候选人在其宣布参选前两年内不得担任国家高级公务员职务,而米歇尔·苏莱曼此前长期担任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为给苏莱曼出任总统扫清法律障碍,12月24日,黎巴嫩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同意修宪。但当时的黎巴嫩多数派与反对派在如何修宪以及

^① 《奥恩获得84票》,参见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网站:<http://nna-leb.gov.lb/ar/show-news/251894/84-83>,2016-10-31。

^② 《黎巴嫩前总统苏莱曼》,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8-05/26/content_8254607.htm,2016-07-15。

新内阁职位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直到2008年5月21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卡塔尔等八国外长组成的调解委员会的斡旋努力下，黎巴嫩各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达成协议，同意选举苏莱曼为总统，空缺半年多的总统职位才得以填补。《多哈协议》还规定，在举行总统选举的同时，黎巴嫩还将进行新的议会选举，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以彻底结束由总统缺位带来的国内政治危机。

而本轮黎巴嫩总统选举遇到的问题则更为错综复杂。黎巴嫩各界在苏莱曼总统卸任之前就开始酝酿新总统人选，据部分黎巴嫩媒体报道点名列举，新总统的潜在候选人多达12人，广泛涵盖了政党领袖、政府部长、驻外使节、央行行长等。^①早在2014年4月23日即苏莱曼卸任之前，黎巴嫩议会就进行了总统选举的首次投票，128名议会议员中的124人参加了选举，但候选人中没有人赢得选举所需的2/3的多数选票，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此后黎巴嫩议会不断召集总统选举会议，但出席会议议员人数从未超过2/3，因此投票无法进行，总统选举因此一再推迟。2016年7月13日、8月8日、9月7日、9月28日召开的总统选举会上，到场的黎巴嫩议员分别只有44人、31人、41人、35人，均未能达到进行总统选举投票的基本要求，导致本轮黎巴嫩总统选举会议被第45次推迟。

仅从选举投票的技术角度看，黎巴嫩宪法规定，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统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得票必须超过议员总人数的2/3、在此后的选举会议中得票必须超过议员总人数的1/2才能当选，议会只有在2/3以上的议员出席的情况下才能举行选举投票^②。在宪法条款约束下，本轮总统选举的实际情况是在黎巴嫩议会举行的全部46次总统选举会议中，只有两次会议（即2014年4月23日和2016年10月31日会议）真正进行了投票，其余历次会议均未达到选举多数要求的技术门槛而流会，黎巴嫩议会由此不得不一再宣布选举推迟举行。

在2014年4月23日首次选举会议进行的投票中，黎巴嫩力量主席萨米尔·贾加在其所属的“三·一四”^③阵营支持下，获得了48张支持票，未超过

① [黎巴嫩]《白天报》2014年3月25日，<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Lebanon-News/2014/Mar-25/251254-possible-candidates-in-lebanons-presidential-race.ashx>，2016-07-20。

② 黎巴嫩宪法（第四章第49条和第30条），载黎巴嫩议会官网：<https://www.lp.gov.lb/CustomPage.aspx?id=26&masterId=1>，2016-07-01。

③ 2005年3月8日和3月14日，黎巴嫩国内多个政治力量分别组织了大规模游行，以表示支持或反对叙利亚，此后两派政治力量分别被称为“三·八”阵营和“三·一四”阵营。

议会总人数的一半。社会进步党（中间派别）候选人亨利·赫卢仅获得16张支持票。自由国民阵线、真主党等“三·八”阵营政党投了弃权票，这意味着自由国民阵线主席迈克尔·奥恩能够获得来自本党及其政治盟友的52张支持票。然而，自由国民阵线等在首轮投票后退出会议。奥恩本人对此的解释是，“（退出会议）是为了等待各方就某一候选人达成一致”^①。

这次投票是对黎巴嫩各个不同派别投票立场的一次摸底，决定了主要政党在整个总统选举进程以及随后40多次选举会议中的基本策略，也集中反映出影响总统选举最终结果的几个根本性问题：第一，黎巴嫩的“三·一四”和“三·八”两大政治阵营各自支持本阵营候选人，但双方在议会内掌握的票数相差无几，不仅无法确保在投票中赢得简单多数，也无法确保出席会议人数达到法定多数。第二，中间阵营在议会内有一定实力，有能力改变两大阵营在投票中的力量对比，然而实际情况是中间阵营不愿明确在两大阵营中选边站队，这也代表了一小部分立场相对独立的议员对于总统选举的基本态度。第三，不同党派事先就新总统人选达成“协商一致”的安排，不失为解决总统选举问题的一种方式。在首次选举会议之后，黎巴嫩各个派别围绕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斗争不断发展，但基本没有超出议会党团斗争的框架。黎巴嫩总统候选人主要有议员迈克尔·奥恩和苏莱曼·弗朗吉亚，两人分别得到黎巴嫩两大政治阵营的支持，即以真主党为首、亲叙利亚政府和伊朗的“三·八”阵营和以“未来阵线”领衔、亲沙特和西方的“三·一四”阵营。然而，直到2016年10月31日，迈克尔·奥恩当选新一届总统之前，无论是相互对立的“三·一四”和“三·八”阵营，还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派、德鲁兹派等不同宗教教派背景的政党，包括处于少数地位的中间派别、独立人士在内，没有任何一种议会党团的排列组合能够确保选举得以进行，也没有任何一名候选人能得到足够的投票支持，在选举中同时达到宪法规定的2/3和1/2多数。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整体局势的持续动荡，黎巴嫩国内政局亦受其影响，其国内政治更为复杂。仅以“三·八”阵营和“三·一四”阵营提法的产生，就可以看出，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受其外部环境影

^① 《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贾加领衔票数 三·八阵营打空白牌》，载 [黎巴嫩]《白天报》2014年4月24日。

响之深。随着时间的推移，黎巴嫩固有的国内政治生态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各种因素复杂交织，导致总统缺位的僵局难以突破。以总统选举问题为首的国内政治进程陷入停滞状态，并由此引发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议题和矛盾斗争。除总统选举之外，同时出现议会选举、政府组建等重要政治问题，影响到政府总理、军队司令、安全部队首脑等一系列重大人事任命。直到2016年10月20日，经过多方斡旋的“三·一四”阵营的逊尼派政党“未来阵线”主席萨阿德·哈里里表示，总统空缺两年多已给黎巴嫩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他宣布转变立场，支持自由国民阵线主席迈克尔·奥恩当选总统，以“强化国家，重振经济，保护黎巴嫩免受叙利亚危机冲击”^①，僵局才得以被打破，为10月31日议会的成功选举奠定了基础。

宗派政治：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

黎巴嫩属于阿拉伯国家，除了公元7世纪以后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之外，还有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阿拉伯固有文化传统，其核心要素包括沙漠文化、部落文化、游牧文化传统等。在阿拉伯固有文化传统中，特色鲜明且直至今日仍然十分突出的一点是宗派主义。

古代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大多以游牧的方式生存，没有固定的定居点，主要是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的四处迁徙。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争夺水草等有限的沙漠生活资源。游牧生活中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生存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与部落是贝都因人最重要的依靠，因此贝都因人视部落为最神圣的组织系统，视宗派利益为自身利益，高度重视部落、氏族、宗派。“历史学家写了好多书，考证阿拉伯各部落的宗系及其分支情形”^②。长期的沙漠游牧生活及部落组织形式深刻影响了阿拉伯人的文化，“遂形成极端的部落宗派主义”^③。在部落宗派主义的影响下，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④这种宗派主义的特色作

^① 《黎巴嫩总统“难产”僵局现转机》，载人民政协网：<http://7fp.www.rmzxb.com.cn/c/2016-10-21/1095913.shtml>，2016-10-21。

^②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纳忠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

^③ 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④ [美国]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7页。

为阿拉伯固有文化的内涵之一，至今仍存在于阿拉伯文化的传统中。

作为阿拉伯国家之一，黎巴嫩文化中亦存有阿拉伯固有文化中宗派主义的传统。文化上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黎巴嫩当代文化，尤其是黎巴嫩的政治生态。事实上，黎巴嫩是一个人口构成、宗教信仰具有鲜明多元色彩的国家，黎巴嫩国内有大批基督徒，是中东地区少有的基督教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国内政治、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十分突出。在黎巴嫩国家独立之前，1932年法国委任统治期间进行人口普查时，该国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多数；1954年的黎巴嫩政府估算基督徒占总人口的54%，穆斯林占44%；经过70多年的发展变迁，穆斯林约占全国人口的60%，基督教徒人口占40%^①。黎巴嫩也是中东地区宗教教派构成最复杂的国家，获得国家正式承认的宗教教派就有18个，其中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等人数较多，影响较大。

各个宗派、各类人群的利益诉求各有取向，调和其中的矛盾并不容易，该国实行独特的教派分权的政治制度。黎巴嫩宪法规定议会按照人口及教派人数比例分配权力，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议长由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担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人士担任。各派在议会中的席位数量按固定比例确立。早在1943年黎巴嫩独立之际，黎巴嫩各派别就达成协议，以人口构成比例为基准，确立国家权力分配原则，在“议会99个议席中，基督教派与伊斯兰教派按6:5的比例分配议员席位”。1989年的“塔伊夫协议”规定，黎巴嫩政府于1991年6月任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占一半的108名议员^②，将双方议席比例确定为1:1。“塔伊夫协议”结束了黎巴嫩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长期内战，确立了战后黎巴嫩国内政治权力的基本架构，迄今为止仍然保持总体稳定，使黎巴嫩以国内宗教教派的多元化与和平共处的特性在地区独树一帜。

这种宗派政治实际上是对黎巴嫩国内复杂的人口与教派构成的一种回应，但这种体制也在长时间的政治实践中固化了各个政治组织、团体间原本就存在的利益诉求矛盾，也使宗派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更加凸显。可以说，在长时间的现代黎巴嫩政治实践中，这种固有文化中即带有的宗派主义文化

① 徐心辉：《列国志·黎巴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② 赵国忠：《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

传统，并未在现代国家概念的感召下淡化，反而不断得到强化。由于长期积累的历史原因，黎巴嫩建国伊始，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政治观念就并非民族意识、祖国意识，而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基于宗教信仰的教派政治意识和教派利益认同，“带有强烈的维护狭隘的教派和家族私立的目的和特性”^①。这种政治稳定实际上是“依赖教派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教派间人口、经济变化及外部力量的影响打破，造成矛盾激化。”^② 20世纪，黎巴嫩因教派矛盾等因素引发了超过近16年的内战，更固化了文化传统上的宗派主义。因此，在黎巴嫩，“教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人们首要考虑的，国家利益放在其次……对于许多黎巴嫩人包括不少什叶派人而言，内战的结果是教派认同被固定化了”^③，而“教派政治必然强化教派认同，从而削弱对黎巴嫩政治统一体的认同”^④，代表各教派或部族利益的政治势力在面对政治分歧时，很难站在超越自身教派或部族的高度，以国家利益为重实现各教派之间和谐一致，这使得黎巴嫩政坛在面临总统换届时，国家政局的平稳总得面临教派认同及教派利益斗争的挑战，形成各族群、教派之间长时间的博弈和角力，导致总统选举的僵局难以打破。

由此，在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下，总统选举往往是黎巴嫩各个教派保持脆弱政治平衡的集中体现。总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是国家机构最高权力的象征。总统选举涉及各个教派之间长期和缓慢的权力消长。纵观黎巴嫩近现代史，总统选举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教派、党派斗争，其结果往往是教派、党派之间寻求相互妥协并达成新的政治平衡。若仅从选举制度来看，总统根据宪法规定由马龙派人士担任，但并不是仅仅由基督教马龙派进行内部推选，而是由黎巴嫩议会选举产生，体现的是不同教派的政治意志。当前的总统选举问题，在议会内取决于议会内各个政党党团掌握票数的斗争，在议会外取决于各个政党之间是否能达成“协商一致”。所谓的“协商一致”为各个政治势力在选举投票之外寻求妥协留下了充分的操作空间。如果能够达成投票外的“协商一致”，意味着投票的结果已事先设定，总统选举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①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② 樊小红：《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第18~22页。

③ 樊小红：前引文，quoted from: Lara Deeb, *An Enchanted Modern, Gender and Public Piety in SHI' I Leban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1.

④ 吴冰冰：《什叶派集体认同与黎巴嫩民族国家构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3期，第24~31页。

政党政治：政治力量的分野

与黎巴嫩国内多宗教和教派状况相对应，该国在政治格局中形成数量众多的政党。黎巴嫩的主要政党大多以某一宗教教派为依托，体现本教派利益，比如伊斯兰教背景的政党有逊尼派的“未来阵线”（Future Movement）；什叶派的真主党（The Party of God or Hezbollah）和阿迈勒运动（Amal Movement）；基督教派政党主要有自由国民阵线（Free Patriotic Movement）、长枪党（The Lebanese Kataeb Party）、黎巴嫩力量（Lebanese Forces）、巨人旅（Marada Movement）等；德鲁兹派政党有社会进步党（The Progressive Socialist Party）等。各个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但出于教派分权制的制约，并无某一政党或政治集团能够占据国内政坛的绝对主导地位。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后，黎巴嫩国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逐渐形成了以萨阿德·哈里里为首的未来阵线、瓦立德·琼布拉特为首的社会进步党和马龙派的卡尔纳·谢赫旺集团为主组成反叙利亚的“三·一四”阵营^①，以及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为主组成亲叙利亚的“三·八”阵营^②。

“三·一四”和“三·八”两大阵营对峙的基本格局对近年来黎巴嫩国内政治问题起到了支配作用。两大阵营总体实力相当，并不存在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情况，在议会内的党团斗争也是如此，因此对议会投票选举总统造成了直接影响。本届黎巴嫩议会系由2009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产生，其中“三·一四”阵营获得了全部128个席位中的68席，“三·八”阵营获得57席，其他3席由其他中小党派或独立人士获得。自2009年至今，议会席位直接决定了主要党派的大致实力对比，无论党派斗争如何演变，都无法改变政治阵营的基本划分。与此同时，黎巴嫩议会无法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而进行新一届议会选举。黎巴嫩议会任期4年、原定于2013年6月到期，但议会分别于2013年6月、2014年11月两次自行投票决定延长任期，直至2017年6月到期。这意味着议会各党团现有实力格局还将顺延下去，即便当下黎巴嫩

① “三·一四”阵营包括：未来阵线（伊斯兰教逊尼派政党）、黎巴嫩长枪党（基督教马龙派政党）、黎巴嫩力量（基督教派右翼政党）、社会进步党（伊斯兰教德鲁兹派政党）等。

② “三·八”阵营包括：“阿迈勒”运动（伊斯兰教什叶派政党）、真主党（伊斯兰教什叶派政党）、自由国民阵线（基督教政党）等。

已选出新总统。

值得一提的是，黎巴嫩总统所在的基督教马龙派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下力量相对分散，基督教派的整体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在黎巴嫩4个主要基督教政党中，自由国民阵线、巨人旅属于“三·八”阵营，长枪党、黎巴嫩力量属于“三·一四”阵营，4个政党就新总统人选始终缺少统一立场。在一段时间内，自由国民阵线领导人奥恩、黎巴嫩力量主席贾加还分别作为两大阵营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彼此存在激烈的相互竞争关系。

黎巴嫩主要政党之间遗留的历史纠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各主要政党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黎巴嫩内战时期。比如，真主党脱胎于阿迈勒运动，黎巴嫩力量最早是从属于长枪党等基督教派的民兵武装；在黎巴嫩长期内战中，不少党派武装交战，战后政治重建进程中又经历了频繁分化组合，由此带来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主要党派的头面政治人物纵横黎巴嫩政坛几十年，至今仍担任政党或政府中重要职务，在总统选举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有时不可避免地出于历史恩怨对竞争对手予以“一票否决”。

地缘政治：地区整体局势变化的影响

始自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变局横扫西亚北非地区，对该地区地缘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今日，叙利亚危机仍旧未得到根本解决，也门地方武装分离运动对该国政权形成很大冲击，该地区陷入多年的持续动荡。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等一批传统政治强人相继倒台，世俗化的威权统治受到极大削弱。与此同时，地区各种政治势力走上前台，原本受到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纷纷浮出表面。因此，中东地缘政治变动也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黎巴嫩国内政治发生微妙变化。

黎巴嫩的教派分权制已进行了几十年的实践，国内政治机制和体制稳固，因此总体上未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直接冲击。近年来，黎巴嫩出现的教派冲突集中体现在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受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当地亲叙利亚的阿拉维派与反叙利亚的逊尼派武装人员爆发了20多轮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黎巴嫩各个政治派别将教派矛盾不得触及国家安全作为底线，逐渐形成维护国内基本安全与稳定的共识。2014年2月黎巴嫩总理塔马姆·萨拉

姆组建新一届政府之后，把恢复国家安全和反恐放在首要位置，并批准了一项全面的安全计划，委托黎巴嫩军队和安全部队负责实施。^①黎巴嫩国内也曾出现过民众示威游行，如2015年8月22日，数千名黎巴嫩民众聚集在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总理府和议会大厦附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黎政府未能解决持续一个多月的垃圾危机，并与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冲突，造成99名警察和61名平民受伤”^②。黎巴嫩示威民众针对的问题是，由于总统长期缺位，各派政治纷争严重，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无法就一些重大国内问题及时做出决策，甚至影响到社会基础服务等民生问题。虽然在示威游行活动中，少数民众打出“彻查腐败、政府下台”等口号，但在教派分权制度下，国内政治问题绝非推翻个别国家政权首脑、更换一届政府，更不是打倒对立政治阵营所能解决，黎巴嫩民众由垃圾危机引发的示威游行也很快偃旗息鼓。

黎巴嫩宪法规定，在总统缺位期间，由内阁代理部分总统职权。2015年2月，在上一届政府看守9个月、总统职位空缺8个月之后，总理萨拉姆组成了黎巴嫩新一届政府。从其组成结构来看，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在内）一共24人，其中“三·一四”、“三·八”两大阵营以及以社会进步党为代表的中间派别各获得8个席位。因此，本届黎巴嫩政府是民族团结政府，在现有政治环境下最大限度体现了主要政治派别的利益。自萨拉姆政府组建以来，虽然政治党派斗争持续不断，但国家权力机构仍然能够维持最低限度运转，实现了总统缺位情况下国内政局的大体稳定，教派分权政治制度的特性得以充分体现。

地区局势变化对黎巴嫩带来的最大影响是：第一，黎巴嫩受到的国际关注度相对降低，弱化了其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地区热点问题接连爆发，客观上造成黎巴嫩问题的降温。对黎巴嫩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内外大国首要的关切是希望黎巴嫩维持国内的基本安全与稳定，而不是直接插手黎巴嫩总统选举的进程。苏莱曼总统在卸任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赢得大选的总统将由黎巴嫩人自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

^① 《黎巴嫩军队完成对北部城市的黎波里军事部署》，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03/c_1110075575.htm，2015-05-20。

^② 《垃圾危机折射黎巴嫩政坛纷争》，载《人民日报》2015年08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26/c1002-27516595.html>，2015-09-03。

外部推荐；外国可以鼓励黎巴嫩人按期完成总统选举，但没有必要进行干预^①。联合国驻黎巴嫩特别协调员普拉姆布利也曾表示，他同“黎巴嫩国际支持小组”成员国代表就黎总统选举事宜进行了磋商，代表国际小组强调，“黎巴嫩总统选举纯属黎巴嫩内部事务，必须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举行”^②。直至2014年，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访问黎巴嫩时也表示，欧盟认为黎巴嫩总统选举是黎巴嫩内部事务，同时也是欧洲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③

此外，基督徒提出的提升总统职权问题亦得不到外部力量支持。自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的国内政治基本架构由“塔伊夫协议”确立。“塔伊夫协议”规定，“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但其一切决定必须经内阁批准；总统可主持内阁会议，但无表决权”，因此该协议“削弱了总统的职权，实际上是总体上削弱了基督教派权力”^④。2008年多哈会议沿袭了“塔伊夫协议”架构，在选举新总统的同时，需选举新议会，组建新政府，采用了黎巴嫩国内政治问题一揽子解决的模式。

然而，距离签订“塔伊夫协议”的1989年，至今已过去30多年，黎巴嫩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时过境迁。在黎巴嫩基督教内部，有纠正“塔伊夫协议”削弱总统职权的某些趋势，使总统选举超出选举某一具体人选的范畴，具有一定程度上重组政治架构的意义。同时，再次沿用“塔伊夫协议”或多哈会议模式一揽子解决总统选举等黎巴嫩国内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原因在于：一是无论西方大国还是阿拉伯国家，外部推动的作用乏力；二是黎巴嫩国内教派斗争不断演化，与“塔伊夫协议”时期已有巨大差别。

第二，沙特与伊朗展开的教派政治博弈传导至黎巴嫩，对其国内产生政治压力。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小国，历来是域内外大国角力和施加影响的舞台。近年来地区局势剧变，美国在中东继续实施收缩战略，传统地区大国的影响力恢复上升，其中沙特与伊朗两个大国的博弈引人注目。

① 《黎巴嫩总统拒绝外国干预总统选举》，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02/c_1110504648.htm，2014-12-20。

② 《联合国希望黎巴嫩按期选出新总统》，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13/c_1110653207.htm，2014-12-20。

③ 《欧盟表示将继续支持黎巴嫩克服困难》，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10/c_1113581847.htm，2014-12-20。

④ 徐心辉：前引书，第80页。

随着核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从西方国家长期制裁松绑，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作用预计还将有所上升。^① 沙特对伊朗及地区什叶派势力的不断扩张十分担忧，两国关系在 2016 年初因伊朗游行示威者焚烧沙特驻伊朗使馆而再度紧张。沙特伊斯兰教逊尼派及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不同属性，使两国在本地区的较量具有教派冲突的显著特征。尽管各方对教派冲突是否成立还持有不同观点，但黎巴嫩作为逊尼派与什叶派长期共存的国家，特别是有什叶派政党真主党的存在，恐难以避免因沙伊关系而陷入地区更大范围的教派分歧和冲突之中。

近年来，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什叶派势力一并被视为伊朗打造的“什叶派之弧”。但真主党问题首先是黎巴嫩国内遗留的历史问题。真主党是什叶派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最早成立于 1982 年 6 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1990 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各派根据政府的决定，解除了各自拥有的民兵武装，但真主党以抵抗以色列为由，没有解除武装组织及上缴武器。此后，真主党从军事组织向合法政党逐步转变，自 1992 年起参加黎巴嫩议会选举，直至最近一次 2009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 20 个的席位，在本届黎巴嫩政府中有两名部长。2006 年黎巴嫩与以色列因真主党俘虏以士兵而爆发武装冲突，以色列未能取得全胜，真主党因而声势大振，在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日益上升。正是在黎以冲突期间，伊朗开始公开支持真主党，称其为黎巴嫩（对抗以色列的）抵抗运动的主要武装力量，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增强，成为事实上的地区盟友。

2016 年以来，包括沙特在内的一些地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真主党和黎巴嫩的制裁措施。先是沙特在 2 月中止了对黎巴嫩的 30 亿美元军事援助，然后又宣布对多个黎巴嫩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3 月 2 日，海湾合作委员会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3 月 11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谴责真主党支持恐怖主义活动。^②

在当前的地区环境下，沙特针对真主党和黎巴嫩所做的这些政治遏制举措，显然是针对伊朗及地区其他什叶派势力。这些举措对于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削弱作用，正如黎巴嫩外长巴西勒所言，

① 李绍先：《伊核全面协议的影响评估》，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5 期，第 15 页。

② 《阿盟将黎巴嫩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2/c_1118310287.htm，2016-07-20。

“真主党是黎巴嫩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黎民众中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在黎政府和议会中都拥有席位。因此，黎巴嫩不能接受阿盟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①但地区大国沙特与伊朗在政治上博弈，事实上已产生了对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黎巴嫩当局因此将在维持国内政局稳定的同时，承受更多地区大国博弈及教派矛盾与冲突的压力。

第三，叙利亚危机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黎巴嫩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多哈会议之前的黎巴嫩国内政治危机中，黎巴嫩两大阵营对立格局的影响已充分显现。“三·一四”和“三·八”两大阵营格局于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遇害及叙利亚自黎巴嫩撤出驻军前后逐步成型，二者以反叙利亚或亲叙利亚的立场明确划线，并不是单纯以宗教教派划分。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迄今已持续超过5年，并且尚未出现明确的解决前景。叙利亚问题的不确定性导致黎巴嫩国内关系更为复杂，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也出现一些微妙变化。叙利亚局势演变必然导致黎巴嫩反叙和亲叙势力的实力对比出现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黎巴嫩政治阵营是否还会以亲叙或反叙划线，黎巴嫩国内各派对上述这些问题并没有答案，也没有决定权。等待和观望叙利亚局势发展成为黎巴嫩国内的一种微妙心态。体现在总统选举上，新总统人选代表了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趋势，涉及后叙利亚危机时期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新总统必须体现教派、党派之间的微妙平衡，避免预判叙利亚问题的出路和影响，也竭力避免出现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局面。

在议会方面，议会两次延长任期使各个政党议会党团维持现状，从而造成历次总统选举会议各方不断僵持。为避免投票结果出现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任何意外，部分党团采取缺席会议的方式，导致会议到场议员人数不断减少，因为无法达到宪法规定多数而不断推迟。在内阁组成方面，两大阵营和中间派别均分内阁席位，这种安排具有一定权力过渡的性质，兼顾了主要派别各方利益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叙利亚德鲁兹派政党社会进步党逐渐演变为除两大阵营之外的中间力量代表。此外，主要基督教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一些变化。

^① 《黎巴嫩不接受阿盟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3/c_1118316008.htm，2016-07-20。

自由国民阵线与黎巴嫩阵线于2016年1月18日宣布,黎巴嫩力量支持自由国民阵线领导人米歇尔·奥恩参选总统,双方在2015年达成的共同意愿文件的基础上,决定抛弃过去、面向未来,开展政治合作及公平竞争^①。两个长期对立的基督教政党化敌为友,出现了跨政治阵营的联合。2016年10月31日,米歇尔·奥恩当选新一届总统。虽然我们不能由此断定黎巴嫩两大阵营的格局出现了根本变化,但反映出主要政党已开始着眼长远,就分化联合进行早期尝试的一种动向和趋势。

结 论

总的来看,黎巴嫩总统长期缺位是特殊政治制度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复杂问题,涉及黎巴嫩国内外一系列深层问题。其中,不仅有技术层面选举政治的问题,也有文化上宗派政治、政党政治的内涵制约,另外还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总统选举等黎巴嫩国内问题与其自身特殊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传统有紧密的联系,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总统缺位归咎于教派分权制或文化传统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派分权制对维持黎巴嫩内战以来国内总体和平与稳定、体现不同教派和政党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对于黎巴嫩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的国家,这种制度是国内政治进程的伟大尝试和积极成果。教派分权制有其弊端,其表面化的结果是国内政治始终处在动态的平衡之中,政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总统长期缺位正是这种动态的缩影。但我们对此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将总统缺位归咎于黎的教派分权制度或文化传统的影响。从2014年5月至2016年10月,本轮总统缺位时间尤其长,是复杂局势下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尤其是因为黎巴嫩身处当前周边地区局势剧变的漩涡之中,使教派分权制对国内政治的积极调节作用受到了削弱。

黎巴嫩总统选举的进程与结果,与地区周边局势,比如邻国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此次总统选举是黎巴嫩国内政治格局发展的风向标,也代表了教派分权政治制度未来发展的某种趋势。由此反映的黎巴嫩国内政

^① 《贾加推荐奥恩》,载[黎巴嫩]《共和报》2016年1月19日。

治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诸多地区国家热点问题的复杂性。这些国家的政局演变，既具有阿拉伯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整体性，又具有国别差异性；既具有与外部局势相关联的外因，又有国内政治进程的内因。总统选举的长期缺位，并未改变黎巴嫩教派分权制的政治实践，但长久的总统缺位所带来的弊端，对各执诉求的黎巴嫩政治利益各方释放了日益清晰的提醒，即以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和全局为先，解决当前黎巴嫩总统缺位的问题，使黎巴嫩政治生态朝更具向心力、更具稳定性的方向发展。

Lebanese Political Ecology: A Perspective from Long – term Absence of the Presidency

Xiao Ling

Abstract: Since the retirement of Michel Suleiman, President of Lebanon, in May 2014, the Lebanese presidency has remained vacant for over 2 years by now. The long – term absence of Lebanese presidency is a complex issue of special political system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which involves a series of deep problems in Lebanon and abroad. Among others, there are the direct impact from electoral politics, the influences of sectarian politics and party politic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geopolitics. The system of decentralization is a major positive result in Lebanes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practice, so long – term absence of the Lebanese president can not simply be attributed to the impacts of Lebanese political system or cultural tradition, but is the complex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intertwined, especially the current complicated and volatil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Electoral Politics; Lebanon; President Election; Sectarianism; Party Politics; Geopolitics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